

夜賽龍舟

王 樂



夏季暑熱，唯有傍晚夜間方有幾分清爽之意，人們也更有興致走出空調房，去戶外看看屬於這個時節的熱鬧——在夜裏賽龍舟就是一種有着別致韻味的熱鬧。這種韻味跟一船大男人的粗話糅合起來，透出一些鄉土的粗獷。有時候，我甚至覺得賽龍舟就該這樣，一邊比賽一邊吵才好玩。那些敲鑼的中年人，大多都有着大喇喇的幽默感。他們一邊吹噓自己，一邊貶低對手的船員。然後我們划船的人就負責互相起哄，接着又開始吹噓自己的船員有多厲害，這樣子吹來捧去的，大夥的情緒便也開始高漲起來，到此時，也便免不了場「生死惡鬥」。

大家把船掉了頭，並排着，等鑼聲響起，那船便像離了弦的箭，咻地划出兩道完美的水波痕。那時，我也沒有看星星看月亮的心思了，大家隨着鑼聲拚了命地揮動手中的槳。水花飛濺，濺得我全身濕透，而心裏，卻依然是那撲不滅的一腔熱情。終點處，無論是輸是贏，那船中的年輕人都要來一場灑狗血式的狂吼亂叫，岸上的觀眾頓時哄聲一片，嘲笑聲，歡笑聲，興奮的笑聲混雜在一起，各種意味皆在其中。而這也正是賽龍舟的樂趣。

好的節日常常寄託着人們美好的心願，人們懷着美好的心願過節，在節日中祈福。而這也是水鄉人的淳樸的寄意，順世世代代，福氣安康。那立在岸上的觀眾，那水中的弄潮兒，在煙雨濛濛的歲月中，幻化出一絲暖暖的馨香。

賽龍舟是端午節裏一項傳統活動



賽龍舟是端午節裏一項傳統活動

中新社圖片

「琴鍵」人生

劉荒田



一位業已退休的老人與朋友談起，他一點也不喜歡目前的生活，因為「沒有了星期六」。對方問他為什麼？他解釋說，上班的年代，一個星期從一到五，天天大早起床，搭地鐵，一回到公司，就被接踵而來的「時限」迫得喘不過氣，下班回到家，得接孩子，張羅晚飯，吃了飯，監督孩子作功課，連看電視的時間也有限。終於熬到「TGIF」（英語「我的天，今天星期五」的縮寫），明天就是可以睡懶覺的星期六，不看報表和訂單的星期六，和孩子痛痛快打棒球的星期六，在後院坐在搖椅上晃啊晃，手裏的啤酒瓶跌在草地上也不曉得的星期六。星期六的魅力未必在本身，而在從星期一開始，漸次疊加的「盼望」加諸它的張力。「盼望」含許多子項目，從去書店買哪一本書到去園藝超市選一棵日本楓，從與朋友去哪個海畔釣鯽魚到去哪個店選購剛剛從烘焙爐鏟出來的咖啡豆，無不瑣碎，勝在付諸實施都不費力。深入骨髓的，是與上班氛圍迥異的密實情趣。對方又問，星期六之後不是還有星期天嗎？老人說，不錯，《聖經》說上帝用五天造天地和萬物，第六天造人，第七天休息。我們凡人，星期天上午上教堂，下午很快過去，又得為明天的上班作準備。還是星期六的吸引力大一些。

對上班族的「星期六」的讚美，印證了「琴鍵」一說。生活的節奏長期陷於單一，難免出現麻煩；生命進行曲，須以各種音鍵呈現強與弱、舒緩與急驟、延長與休止的交錯，且配上和弦。不加節制的重複，持續性的緊張，導致疲勞，厭倦，抑鬱，反而降低工作效率。

一位老翻譯家告訴我，他愛「雙管齊下」：一邊繼續翻譯英國作家辛吉的名著《四季隨筆》，一邊着手翻譯美國歷史學者羅伯特·威爾士的《發自南中國海的吶喊》，前者寫春夏秋冬四個季節，後者寫一八七四年從三藩市開往香港的蒸汽輪「日本號」的特大海難。一會兒到美國西部和華工一起修鐵路，一會兒進英國老書蟲的書房聽閱讀書。從前，他也這樣，同時翻譯《培根隨筆集》和梭羅名著《瓦爾登湖》，一會兒置身英國宮廷，一會兒徜徉美國東部湖畔。交替，使勞動成為享受。

回到「退休」的話題去，在「天天是星期六」的悠閒日子，為何對「七天才一個」的忙迫生活懷念不已？說到底，是因為從前忽略了晚年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如何填充閒暇。他們以為，不必上班就是享清福。還不簡單？愛怎麼玩就怎麼玩。然而，一來，「玩」的內涵，比上班日子複雜得多，因全然由自己設計和操作的緣故。二來，天下之事，一旦取消閒歇，鮮少不讓人厭膩。比如，你最喜歡的佛跳牆、帝王蟹，一連三個月，每天兩頓，菜式都劃一不變，受得了嗎？

是故，晚年最大的福祉，就是為它設立「愛好」的「琴鍵」。「所嗜」力求不只一種，如書法加太極拳，下棋加園藝，遠足加彈琴，舞蹈加讀書，力求均衡，穩定，調動所有可以利用的元素，欲達此，讓對立的元素——深層思辨與輕鬆娛樂，緊張與鬆弛，離群索居與置身鬧市，獨處與群聚，動與靜，葷與素，此起彼伏，從而讓日漸衰老的生命得到迂迴的趣味，複調的豐富。把每一天變為渾厚而清遠的交響樂。

我每天早上都看到離家門不遠處，一群老人乘上賭場巴士。絕大部分並非嗜賭者，只因「無處可去」，如果他們多幾個「琴鍵」，用得着冒輸光不多的積蓄的危險嗎？而況，在賭場待七八個小時，未必不是活受罪。都是勤勞了大半輩子的規矩人，棋差一着，退休以後都因無愛好，無別的消遣，難以打發雞肋般的餘年。

曲麻菜

任林舉



鄉愁的胎記

轉眼六月，春已盡，窗外的天空仍不掛一絲雲彩，不知道這場大旱還要持續多久。眼前不斷地浮現出泡塘乾涸、田埂皸裂、禾苗枯萎的旱象，正在進行的寫作，頓時思路中斷，靈感全消。只能放下電腦，在屋子裏一圈兒接一圈兒踱。漸覺心頭煙升、火起，一陣陣莫名地煩躁，卻又找不到發作的理由。

接連數日，情形相似，狀態每況愈下。終至情緒不穩，易怒，疲倦，口乾唇裂，半邊頭疼痛難忍。妻機警，從我的種種反常中看出了問題。她建議我去醫院看看醫生。聽人說，一個人突然性情大變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很可能是大病在體內作祟。

於是，很鄭重地去了一家省內知名醫院。醫生聽過我的陳述，連頭都沒抬，大筆一揮，開了長長一單檢查項目。耗資耗時，足足折騰

了兩天，從頭到腳——查過一遍後，基本結論是「未見異常」。可問題出在哪裏呢？去見見中醫吧！中醫的望、聞、問、切與和風細雨，果然就讓人心順不少。特別是最後的結論，尤其好：「並無大礙，只是肝火過盛、熱毒相侵，吃一點兒敗火的中藥或苦味的蔬菜即可。」

「曲麻菜行嗎？」我突然想起小時候經常吃的一種野生植物。這種東西，《本草綱目》裏有記，味苦、性寒，有清熱解毒之功，可治療各種癰腫、瘡毒。但由於它多生長於鹽鹼較重的貧薄之地，醫生很可能並不認識它。果然，醫生很奇怪的看了我一眼，沉吟片刻，從牙縫裏擠出兩個字：「行吧！」

我連續兩天早晨逛農貿市場買曲麻菜，但都沒有見到。怎麼會呢？記得小時候這種東西到處都是。饑荒之年，我們趁曲麻菜鮮嫩還沒有充分放出葉片，把它們從田間挖回來當蔬菜，聊以充飢，一挖就是一盆。當曲麻菜稍大，人就不再食用，而是成筐成袋地挖來餵鴨餵鵝

復仇女神花蒂瑪

東 瑞

——讀劉以鬯《椰樹下之慾》



文化什錦

三毫子小說是香港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流行文化的產物，至七十年代就絕跡，當時主要以八開、十六開形式出現於報攤售賣，每本售三毫子的價錢，故得此名。三毫子小說約五萬字上下的容量，小說多數一期完，相當於一部中篇小說。二〇一八年七月香港書展的一場講座曾認為寫三毫子小說的作家有高手和低手之分，對劉以鬯先生推崇備至。

筆者 and 瑞芬有緣在劉以鬯夫人羅佩雲的協助配合下，將劉以鬯的三種三毫子小說《星加坡故事》、《蕉風椰雨》、《藍色星期六》合為一集出版，書名定為《藍色星期六》。三部都是愛情故事，也都是以女性為女主角。鄭明仁先生曾經大讚劉以鬯擅長寫女性，我在編校時將集子細讀三次，大有同感。尤其是《椰風蕉雨》（原名《椰樹下之慾》）中的花蒂瑪，她單純、純情、剛烈、嬌美的形象縈繞腦際，成為劉以鬯塑造的小說人物長廊中富有代表性的一位。

小說的情節非常曲折豐富，劉以鬯寫「娛樂自己」的小說固然絞盡腦汁，寫「娛樂大家」的小說，也用盡全力，毫不馬虎，交足功課：一開始氣氛就很緊張，花蒂瑪十八年前是華婦河邊的棄嬰，偶然被捕蝦人阿都拉查、沙樂密夫婦撿拾收養，出落得很俏美，也漸漸成為馬來亞人家庭的一分子。十八歲是豆蔻年華，情竇初開的她，與村裏二十六歲的華人青年梁亞扁雙雙墮入愛河，兩人常常在土橋約會。豈料好事多磨，媒婆馮寡婦利用阿都拉查貧窮欠債的弱點，受人之託欲將花蒂瑪介紹給張家兒子張乃豬，花蒂瑪的養父養母看在豐厚的聘金上，決定將她許配給張乃豬。婚禮前夕，花蒂瑪依然和情人幽會，暴风雨裏發了高燒。嫁人當晚，她終於看清新郎張乃豬面目極端醜陋「滿臉橫肉。濃眉大眼，額上有瘤，塌鼻、缺嘴狼牙」，萬分害怕震驚。連日不顧看他的臉，更不願意與他洞房。張乃豬母親番薯婆不滿意花蒂瑪的反抗，將她禁閉，乃豬求情終於放行。花蒂瑪雖然慢慢融入婆家為他們做事，但始終難忘心愛情郎梁亞扁，頻頻偷偷溜去與

他幽會，還懷了他孩子。兩人還私下協商私奔計劃。梁指使花蒂瑪先取走張家的錢財交給他，次日到火車站與他會合遠走高飛。清晨，花蒂瑪趕到火車站竟然看到梁與一位少婦上火車走了，她在月台追了一段終於放棄。花回村，想自殺，但是乃豬的力勸和安慰使她打消了念頭。不久，乃豬還陪花蒂瑪到全馬、新加坡散心，竟遇舊情人也是仇人的梁亞扁和那女人。大受刺激，途中暈厥，乃豬送她入院，才知摩胎暗結，那是梁的骨肉，乃豬也不計較，但花蒂瑪用跳車的方式墮掉了胎。前前後後在外一個月才回到村莊的家。

小說寫到此，大概很多讀者都會被吸引了，不知道作者會怎樣設計他的小說下半部分繼續寫下去。劉先生乃小說高手，他替花蒂瑪設計了復仇計劃，花蒂瑪的女性剛烈形象也因此達到完美的完成。這個復仇計劃看似意外，其實是意料之中。那是由人性中貪得無厭、永不滿足的慾望所決定的。劉先生為了渲染和營造最後的悲劇氣氛，將大結局安排在華人重視的、氣氛歡樂的中元節舉行。在那前夕，花光了錢的愛情騙子梁亞扁曾經回過村莊向花蒂瑪認錯，約她第二次再私奔，但花蒂瑪不再相信他，留在家裏沒赴約。中元節那晚，村裏在演戲，亞扁回來找花蒂瑪算帳，還撕破她上衣，要對她施暴，在緊急關頭花蒂瑪抓起剪刀刺中他背部。兩人在搏鬥中，碰翻美孚油燈，火燃亞答屋。臨死前的亞扁，倒地一剎向花蒂瑪扔了把小刀，正中花蒂瑪胸口。隨着兩人的掙扎倒地，橫樑柱子屋頂紛紛倒塌下來，火勢熊熊中，在村裏忙着的乃豬趕回，衝進火中救妻子，至此，花蒂瑪才深深體會到誰對她真正的好。可惜花蒂瑪刀傷火傷太重死去，乃豬重傷入院。悲劇到此結束。

劉以鬯將一個很通俗的故事寫得劇力萬鈞，前半部優美如詩，清純如一曲愛情牧歌，後半部節奏緊湊，動人魂魄，轉變成一齣女神復仇曲，血與火交織，充滿了憤怒和悲壯的色彩。劉先生是罕見的天賦作家，他在不動聲色中傾出全力精雕塑造花蒂瑪，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也隨着她的筆觸不斷成長和血肉豐滿，令人彌久難忘。

如果說寫出前鋒長篇《司徒》《對倒》

端午說糰

余 靖

——煮熟放涼後，以絲線或竹刀削成薄片，澆上蜂蜜或桂花醬食用，清甜滋味，非尋常糰子所有。

比起蜂蜜涼糰的潔白瑩潤，特產於貴州、雲南一帶的草木灰糰看上去一副灰頭土臉相。不過也別小覷了它，灰色的成分是由一種類似香茅草的植物燒成灰後拌入糯米，不僅讓糰子沾染上獨特清香，對於消化也有促進和改善。此外又有類似的「稻灰糰」，灰色的來源換做去蕪存菁的稻草稈。至於西南地區布依族的「灰糰粬」，也是與此一脈相承的特色食物。

說到美食，自然少不了得要提廣東了。廣東人愛吃是出了名的，廣式糰子也稱得上是當今糰子界的老大：不僅個頭極大，重量普遍在一



▲中華美食博大精深，端午糰子品類眾多

。大約是這些年農田裏普遍使用了除草劑，徹底把這種東西剷滅了。

第三天，終於如願，但那曲麻菜早已長大到只合餵鴨餵豬的規模。為了祛病，怎敢矯情？我不由分說，包買了一筐。拿回家，每頓飯佐餐大吃大嚼起來。但這樣的曲麻菜正味苦質糙，難以下嚥，我一邊吃，一邊暗自納悶，人生怎麼混到了吃鴨、鵝之食的境地？不由得懷念起從前，那時的生活儘管貧寒，但過得有滋有味，至少可以優於鴨、鵝。趕上雨水豐沛的年景，採一筐鮮嫩的曲麻菜放在嘴裏，細細咀嚼，味苦中終會透出絲絲的甜。

曲麻菜吃過三天之後，奇跡出現了。那晚正當我呲牙咧嘴大嚼苦菜，窗外颳起了涼風，緊接着，彤雲密布，電閃雷鳴，下起瓢潑大雨。我頓時忘記了頭疼，隨之，神清氣爽，心情大悅，我已經無病。

神奇呀，這其貌不揚的曲麻菜，竟有如此功效！

►《椰樹下之慾》中的花蒂瑪一角人物特色鮮明

作者供圖



◀《藍色星期六》一書中包含劉以鬯三部愛情故事作品

作者供圖

的劉以鬯，寫他的三毫子流行作品時，完全可以從通俗庸俗作品脫穎而出的話，那麼像這一部《椰樹下之慾》，比起那類低劣的「純文學」其實高明得多。小說有不低的文學審美價值：首先是美與醜的對比。面目醜陋的張乃豬雖然着墨不多，但容易令人想起雨果《巴黎聖母院》筆下醜陋敲鐘人卡西莫多那形象。他的外貌醜陋心底善良和梁亞扁外表清秀英俊、內心自私狠毒、無情無義成了鮮明尖銳的對比。其次是真與假的對比。花蒂瑪性情純真熱烈，與梁亞扁的虛情假意、工於心計構成另一種對照，一旦愛情不能圓滿，花蒂瑪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做出最激烈的行動。兩人以剪刀和小刀作為最後的見面禮，在烈火中同歸於盡，貌似意外，卻又是必然，讓花蒂瑪成為復仇女神在火中永生。最後是景與情的對照。劉先生擅於寫景，也擅於寫情，景的渲染有力地襯托了人物感情的發展和情節的推展，如「椰園進入了一個迷惘境界，陰森與熱烈互不和諧，在和平靜穆中，潛伏着愛恨的矛盾以及恩仇交戰的危機。這魂牽夢縈的一夕，居然如此不平常。」是寫景也是寫情。

易名為《蕉風椰雨》的《椰樹下之慾》，全篇文字優美，情節曲折，細節豐富，人物富有個性，不必修改就是絕妙的電影故事劇本，改為分場劇本，馬上就可以拍演了。

斤以上，內餡也了不得的豐富——蛋黃、叉燒、板栗、蘑菇、火腿、鹹肉，頗有讓人一口吃盡天下珍的感覺。

江南水鄉的吃食一向以精緻小巧著稱——一口糰便是由江浙滬一帶流行開來的。一口糰又稱「一葉糰」，無非都是突出其小巧玲瓏，由於形狀所限，自然也容不下太多餡料，一般以豆沙糰和白糰居多。嘉興、上海又有在其中包入小塊火腿的，袖珍之中只略略提加味道。

沒吃過湖州糰之前，我就曾讀過《鹿鼎記》——雙兒做給韋小寶的「入口甘美，無與倫比」的糰子，後來才知道，那就是湖州糰了。與江南普通糰子相比，湖州糰的長條形狀與濃郁口味尤為突出，甜者以紅豆沙拌豬油為餡，鹹者以醬油醃豬肉為餡。雖然每個糰子只包一肥肉一瘦肉，卻十足入味。

除了尋常糰子，海南還有一種「煎糰」，不用糰漿，將包有餡料的糯米團切成片油煎食用，相比糰子，倒是更接近糕點一類了。說到底，還是華夏大地的美食品類繁多又博大精深啊，每至佳節，都不免感嘆身為華夏兒女實在是口福得很。

如今物流發達，其實天南地北的糰子都不難買到，而我相信，最難得的糰子還是帶着家鄉風味和年少記憶的那一種，你覺得呢？